

编 委 会

顾 问：孙雪涛 杨全社 陈 青 张 昉
尚 楨 张庆宏 郭建博 刘应昌

编委会

主 任：任跃章

副 主 任：古元章 张金生 司跃宁 苏彦君 张立新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超	马克武	毛树林	王世雄	王晓平
古元章	司跃宁	田 佐	白 杨	任跃章
刘光福	刘启舒	刘继成	巩 伟	朱 琳
余石东	余林机	余流源	张凤麟	张立新
张红霞	张建德	张金生	李世仁	李同文
杜生虎	杜雪生	杨林喜	纳康清	苏彦君
邱雷生	武福成	罗卫东	罗愚频	剡蛟龙
徐世林	班旭东	班志军	班述怀	班保林
班贵荣	高 峰	高天佑	曹 斌	焦红原
韩平松	蒲向明			

总 主 编：任跃章

副总主编：古元章 张金生 司跃宁

主 编：张金生 邱雷生

副 主 编：蒲向明 毛树林 刘启舒 王世雄 焦红原

序

任跃章

陇南市境内的西汉水、白龙江、白水江流域是古代白马氏族生活的主要地区。随着千百年来白马人的繁衍迁徙,白马人民俗文化在陇南各地均有大量遗存,特别在文县铁楼乡和石鸡坝乡的 18 个村寨 3000 多人中,至今还比较完整地传承着白马人独特的信仰、语言、服饰、习俗、歌曲、舞蹈、美术、手工技艺、神话、传说、故事等民族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活化石,是远古原生态民俗的缩影。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代表之一的“池哥昼”,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这样说,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就是一座藏量丰富的文化金矿,她不仅属于白马人,而且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千百年来,白马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并世代相传,流传至今。故事主题,或诉说白马人先祖在岁月长河中充满艰辛奋力抗争生生不息的悲壮历史;或传扬崇拜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各类神灵的独特宗教信仰;或抒发对美好生活、幸福未来的憧憬和向往;或发出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正义呐喊……故事情节曲折,语言通俗生动,以叙事抒情的方式,生动地展现了白马人的历史沿革、宗教信仰、民俗风情、生产生活,表达白马人的思想感情和喜怒哀乐,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趣味性。这些民间故事,是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神奇瑰丽,妙

趣横生,如灿烂的繁星在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给我们以无限的沉思和遐想,已然成为白马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自我愉悦、教育传承的有效手段。

《陇南白马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续》是在原有《故事卷》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整理编撰而成。在编撰过程中,注重坚持故事的真实性与史料性并重,系统性和代表性并存,力求全面反映白马人的繁衍生息历史和生产生活实际。全书共收集各类故事 138 个,30 多万字。当然,已经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的白马人故事,仅仅是浩如烟海的白马人故事中的一部分,许多故事仍然湮没于民间,有待进一步挖掘整理。整理开发白马人创作的这些口头文学作品,不仅为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宗教学、地方史志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对于今天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整合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4 年中秋

目 录

CONTENTS

概述 / 001

二郎爷开阴平 / 011

池哥昼的传说 / 014

吃太阳的传说 / 019

借猫的传说 / 024

白马老爷的传说 / 027

白马爷占山 / 030

白马老爷庙 / 033

鲁班爷战火神 / 037

杨氏大将 / 040

班帝班诰 / 042

黑爷 / 044

班子爷 / 049

刀路咤咯 / 051

浪卜卓拉 / 054

四牙乎 / 056

扎登哥 / 060

杨葵喇嘛 / 064
刀背喇嘛 / 067
伧峨喇嘛 / 070
杨喇嘛 / 074
熊吃喇嘛 / 076
雪山喇嘛、盘古盖古、黄土喇嘛和黄土都刚 / 079
仙女水珠 / 084
素岭五花 / 085
阿尼铁尾 / 086
坛图金花 / 089
桃花仙姑 / 091

白龙江的传说 / 093
白水江的传说 / 099
白马河的传说 / 109
龙巴河的传说 / 113
撵海子的传说 / 123
双海子的传说 / 126
红叶山的传说 / 131
七嘴山的传说 / 133
金字岭的传说 / 135
金子山的传说 / 138
西番山的传说 / 142
西番沟的传说 / 143
马马崖的传说 / 147
金昌洞的传说 / 149
八洞沟的传说 / 151

朱林大族的传说 / 154
案板地的由来 / 155
堡子山寨的由来 / 158
高天庙的来历 / 159
舍书地名的来历 / 160
白马庙村名的来历 / 164
月牙寨 / 166
哈南寨的由来 / 170
哈南寨西京观 / 176
深沟河清凉寺 / 185
深沟河碉楼 / 189
刘家坪悬棺 / 191
抢红布习俗 / 193
送瘟神的来历 / 195

松树王 / 198
蔡根儿 / 202
平武白马人菜根 / 207
压寨夫人 / 211
杨老爷 / 213
马大哈番官 / 219
浪卜山神汉 / 221
王乡约 / 225
筐当老人和白马老爷 / 229
王饼子退敌治国 / 231
国王审案 / 233
白人附马 / 236
先生儿子看病 / 240

看蛋的传说 / 243

长工和地主 / 246

苦孩儿 / 249

偏心后娘 / 254

任得时 / 256

班里郎 / 261

铜针刺 / 269

小爷牛 / 273

斩龙脉 / 276

蚰蜒精 / 278

毛驴称王 / 281

王家俩弟兄 / 284

俩弟兄 / 288

三弟兄 / 295

余家四兄弟 / 299

素岭十兄弟 / 302

余胖子摔跤 / 304

王古怪 / 307

莲莲认母 / 310

油客子算命 / 312

万春花寻夫 / 315

桂玉枝婚怨 / 318

王山砍柴 / 323

珍珍姑娘 / 327

天送 / 330

王生阴缘 / 334

十七养了个十八的 / 338

爱花和歌郎 / 343
化蝶记 / 346
山歌缘 / 358
打柴郎和牧羊女 / 360
买话讨妻 / 363
傻夫和智妻 / 366
摸脉劝妻 / 370
懒婆娘 / 372
傻丈夫 / 373
变新郎 / 375
银杏树的传说 / 378
老三和玉女 / 381

鲍三娘屯兵白马地 / 395
金头王御师 / 398
县官听故事 / 401
天下不愁 / 403
一字值千斤 / 404
三个讨口子 / 405
修房不看期 / 408
张二牛的传说 / 410
花牛 / 412
卖肉的故事 / 416
葫芦油 / 418
王疯子 / 421
日白匠 / 424
扯大话 / 426
三个打鹿子 / 428

任公道收尸 / 430

师婆子 / 432

阴阳和铁匠 / 434

刘家坪氏人帮助邓艾偷渡阴平 / 437

江油白马人避祸阴平 / 440

傅友德攻占文州 / 442

欧利皇帝造反 / 448

班银鱼子 / 452

纳毛子 / 456

姬约正 / 458

白云匪祸 / 461

深沟河惯匪刘万元 / 468

附编

创世传说 / 475

月月的传说 / 477

小丫找婆家 / 486

附录

参与人员简介 / 496

后记 / 507

概 述

探讨白马人的民俗文化,不能不涉及其文学。探讨白马人的文学,必须重视其口传故事。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历经数年的搜集整理,于2011年出版了《陇南白马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作为首次出版的有关国内白马人(白马藏族)故事专集,在中国民俗学史和民族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该故事卷,学者评价为“它基本包括了迄今为止能收集到的陇南白马人所有口传民间故事资料”(赵逵夫语)。我们在该书正文之前的《概述》中按照神话、传说、故事的大类和若干个小类做了概括说明,以为总揽。经过三年来该文本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研究者的评价看,这种概述方式无疑还是恰切的。所以,它仍然适应这个故事卷的“续本”,因此无需再行重复。

当我们回归到民族文学的阅读范式,同时以一种文化研究的眼光审视这个故事“续本”时,必然会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陇南白马民间故事文本具备的精彩纷呈之特点。“续本”收故事138篇,计30多万字,容量几乎与前本相当,但篇数超过原本60篇,说明“续本”故事整体呈篇幅短小的态势。另外“续本”故事,如《苦孩儿》前本《花狸盆》有着情节的相似和内容、人物的关联,反映了陇南白马人口传故事流传过程的版本差异性和情节共生性。就这个“续本”而言,在原有《陇南白马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概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整体把握:第一,“续本”以怎样的故事方式反映族群历史?第二,白马民间故事的社会底层叙事如何揭示其底层意识?第三,白马人的故事讲述如何依赖于特有地域的想象和叙事建构?

一、族群历史的艺术呈现

和前本“故事卷”有关白马人族群历史的民间故事一样,“续本”故事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对本民族族群的历史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加以呈现,应该是这个文本中口传故事最鲜明的基调。如《池哥昼的传说》《白马爷的传说》《班帝班耿》等篇,都是从族群生活史的角度,艺术呈现白马人在历史长河中关于人生欢乐与苦难的切肤感受,时间轴线上演绎的陇南白马人生活世界,凝聚了白马人族群的集体人生阅历。

这些故事具有明显的历史印痕,如《白龙江的传说》《白水江的传说》《白马河的传说》《江油白马人避祸阴平》等篇,具有明显的整体性“讲史”倾向,但它们不是干巴巴地讲史,一个历史故事的讲述显示出文艺方面的复杂性,体现了高超的艺术驾驭力。白马老爷因为普渡陷于天灾的白马凡人群体,不惜错过时辰而身化“脉告开”,即汉人所称“净各溜山”。白马人的民族英雄班帝班耿扶弱惩恶、伸张正义、抗灾除祸、护佑百姓,不仅使讲史充满人文关怀,而且在真善美的前提下体现了高超的艺术驾驭能力。在白马人族群的历史记忆中,小白龙消灾去难,打败鲤鱼精,才使羌水改称“白龙江”。白水江的得名,却是因为他们的民族英雄白勇和水莲夫妇,为族群利益的舍生忘死;而白马河的得名,竟然与造屋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后续穿插不少历史传说,也可以看成是野史资料的“雅化”和艺术化。江油白马人避祸阴平,时限在三国蜀汉,直接因由就是躲避战乱。故事所述,并不是历史记载,而是借助故事的文学形象达嘎和达玛俩兄弟,对白马人的迁居史有一个简要交待,其间还穿插了做人诚实守信、顺应天意的思想观念。

“续本”的这类故事,在情节上一般都不为民间故事的三段式等等叙事模式所规范和左右,这类有关陇南白马人族群历史的艺术化演绎鲜有程式化倾向。作为民间文学,白马人口传讲述者,更注重情节方面多以曲折取胜,述说与行文讲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种以艺术手段演绎族群生存史,在汉民族民间故事中亦不多见。以《案板地的由来》为例,故事

类型属于“英雄史诗”型,时间从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开始,地点在四川“蛮坡渡”,白马头人爱主崖锐不抵蜀汉武力北扩,带领族群躲进深山老林,打鹿为生。他们一路艰难寻找定居点,沿白龙江而上,进让水河,翻大岭梁,溯丹堡河而上,几经辗转,才最后找到了那条叫“山摆仇莫”的沟,和它旁边那个叫“包柔”的坪,即便是一个猛虎出入的地方,为生存必须积极进取。爱主崖锐带领族人与虎患不懈周旋,终于在“包柔”定居下来,至清代,才改为案板地。这种故事的讲述方式,基本上就是那种“娓娓道来”式,故事的结尾往往伴有出人意料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故事关于族群历史的艺术再现,还融进了讲述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如《欧利皇帝造反》《哈南寨》《刘家坪氏人助邓艾偷渡阴平》《白马老爷庙》等故事,不仅具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描述,而且经过不同时期讲述者的“层累”,使这种乡土讲史拥有了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人生知识、人生经验以及人生感受。这种情况反映了白马民族历史内涵在地方性文化的重要传承,让口传讲述活动更具地方性意义和民族史意义。按照人类学家的说法,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讲述者,无疑属于陇南白马人的“地方文化英雄”,这些在历史演进中白马族群命运经历的巨大转折事件,使口传者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也塑造了他们个人的历史。反过来,这些白马人的宏大历史又使讲述者“再生产”了他们的历史和文化。

白马人的故事在艺术化呈现族群历史方面的传承活动,本身也是一种习俗化过程。在故事表现的白马族群漫长的繁衍历程中,历史与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形成的习俗化实际上就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这里主要指文县白马河流域)和一定时期内白马人的日常活动。如《舍书地名的来历》讲述的是宋代时期的事,但所呈现的白马乡民农耕稼穡之苦、官民矛盾对立,是紧紧围绕主要人物茹贵山、县官、钦差的习俗化过程向近代展开的,类似的故事还有《国王审案》《王饼子退敌治国》《马马崖》等。这些故事的世俗化过程,使白马人故事在历史文化的内涵上建立起区分是非、好坏、善恶、美丑、吉凶、祸福等一系列符合或违背族群愿望的观念体系,具有重大意义(见乌丙安《民俗学原理》10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陇南

白马人艺术性地呈现族群历史,无论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还是地方文化英雄经历的地方性重大事件,都有或显或隐的民族记忆,这不仅涉及民俗学的众多内容,而且在白马人研究史料和文献留存极端缺乏的现状下,可以补史之缺。如白马人在陇南的村庄、住所和家族生活,家庭结构和形态,婚丧礼俗、服饰、饮食以及农商习俗、民间信仰、节令风俗、民间艺术等等。就《深沟河碉楼》《深沟河清凉寺》、《白马爷占山》《刀路咤咯爷》等作品考察,作为故事,也作为一篇篇风俗传说,它们涉及的地方历史和民俗文化,实际上是讲述人无法替代的习俗化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

陇南白马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通过故事的讲述,一旦与故事中各式各样的主人公命运联系在一起,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俗化日常生活,便获得了不寻常的意义。白马人面对匪患,群策群力,在深沟河的沟口最窄处建起一座石头高楼,这个地区历史上的第一座碉楼出现了,但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它失去了当时的御敌作用和重要建筑的历史地位(《深沟河碉楼》)。深沟河清凉寺的出现与一个半神半人的女姑姑的传奇事迹密切相关,但在当代的最后时期,衰败以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境况演绎着。所以,这类白马人的故事实际是其困苦生活曲折的历史记忆。同前面已出版的《故事卷》的文本相比,“续本”的故事记忆不是一个复制或接续的问题,而是一个完善和继续建构的历史生活问题。从历史地理学派的类型学角度看,其中许多诸如此类的故事,是世界范围内普遍流传的著名类型,但经过白马人的讲述,已经历史化、地方化并兼有个人化了,其中不乏艺术化再现族群历史而流露的神奇魅力。恩格斯论述德国民间故事时曾认为:“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贫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这是对民族历史用民间故事艺术再现的形象概括,在此特别适用于我们对陇南白马人民间故事,尤其这个“续本”故事集将其族群历史艺术呈现的恰切概述。

二、口传故事的底层意识

这个“续本”的陇南白马人口传故事,整体的思想基调受着白马人社会总体意识形态的制约。这个制约不仅表现在受制于本民族的整体意识形态,而且还受制于白马人内部不同阶层意识形态的影响。

白马人的生存史表明,他们长期处在周边不同民族的此消彼长的重大影响之中,吐蕃、藏、汉对其影响尤重,特别是元以来各种政权(主要是地方割据政权)给白马人以多重挤压,如《雪山喇嘛、盘古盖古、黄土喇嘛和黄土都刚》《傅友德攻占文州》《白云匪祸》等故事代表着白马底层社会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声音。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陇南白马人的故事置于“压迫/抵抗”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之中,否则,将有可能忽视这些故事所呈现的底层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在白马人看来,他们对于当下事物的理解,往往借助历史、传统来证明其当下的意义与合法性,故事具有明显的“穷人得好”、“穷人得福”的底层整体情感倾向。因此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白马人的故事(文学),基本上属于乡土社会、底层民众表达情感、传承历史、评判当下的工具,这个可以从《鲁班爷战火神》、《银杏树的传说》、《银鱼子大闹旧寨》等故事中找到端倪。

“续本”故事不仅仅表达了白马人对历史与现存社会秩序的态度,传承者也在讲述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权力(或口头民族认知的特权)。这种“知识——权力”的关系,从底层意识的角度看,包括至少两个维度:其一是面对占统治地位的白马人的意识形态,以此无所不在地塑造和规范白马乡民,从而具有鲜明的文化政治意义,如《王疯子》《桂玉枝婚怨》寄寓了“压迫/抵抗”的深层蕴意;其二是白马故事所传播的乡土知识与智慧,无疑具有一种规范白马人底层道德的权力,属于一种生产性力量。《班子爷》中的宛姓家族的寡妇受到家神班子爷的保佑和恩泽,《蔡根儿的传说》中那个嫂嫂的趋炎附势,《万春花寻夫》中白马媳妇的机智、勇敢和聪慧,《白云匪祸》中那个作恶多端的匪首白云最终为红军击毙……这些故事嘲笑、蔑视那些首鼠两端的介于贫富之间的“中农”阶层,颂扬、赞美那些贤惠和智勇

的贫穷底层,意识倾向十分明确。

“续本”中的陇南白马人故事,在叙事中采取最终消弭“贫穷/富裕”、“压迫/被压迫”的等级界限方式,进而表达了几代讲述者宣扬的底层意识形态。前娘的儿子能成功地为皇上娘娘治病,因此得官去苦水县干出政绩,全是因为后娘的迫害而因祸得福,神仙在那里起了作用(《偏心后娘》)。情节类似的还有“苦孩儿”得到花花盆,依此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苦孩儿》)。班里郎用机智甚至是狡黠手段,将三个反复算计陷害他的大舅子,引诱到河中淹死,竟成为除害好事,白马寨子的人听说后,还拍手称快(《班里郎》)。白马山寨七兄弟遭遇野人,其中四弟兄相继被野人吃掉,倒是后来老七用智谋,几经拼搏终于打死了野人,焚烧的野人骨灰风吹满山野,变成了白马村寨山坡上的铜针刺(《铜针刺》)。一个打饼子的王三耀竟然说大话而出将入相,官至封侯,是在一系列的巧合之后,他能代表底层民众提出肃整吏治、富国强兵的建议(《王饼子退敌治国》)。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之所以会发生命运的转变,大多是他们抓住了压迫者的弱点,后娘害继子,不料由于自己的愚蠢和残忍竟然适得其反,反倒害死了自己的亲儿子。班里郎、王饼子只是善良加机灵,就战胜了贪婪和无耻。这些不失经典性的情节,运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分析,就是白马人的这些民族故事中蕴含了类似于狂欢节式的政治意义和底层文化意识:故事情节所形成的世界感受与一切现存的、完成性的东西相敌对,与一切妄想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永恒性的东西相敌对,为了表现自己,它所要求的是动态的和变易的、闪烁不定、变幻无常的形式。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的对性的意识(巴赫金著,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拉伯雷研究》第12—1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在一定程度上,陇南白马人用民间故事建立起来的世界,是对日常生活和底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扭转“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白云在清末、民国为匪多年,长期欺压白马人,而红军最后击毙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对长期受压迫的穷人来说也是出了一口恶气(《白云匪祸》)。白马青年龙

巴为梨坪乡山民找水,历经重重险阻,在梅花鹿、老阿妈的帮助下战胜黄袍怪,最后舍身堵水洞,揭示了神话的人定胜天主题(《龙巴河的传说》)。富家子不学好,为富不仁,其不好的结局源于自作自受,而老三勤劳、善良、痴情,给人们留下很多思念(《老三和玉女》)。这些故事通过基于底层意识的场景想象、情节与结局,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鲜明的对立,在较为宽广的意义层面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希望维持的、稳定的族群乡土社会秩序。

在白马人的乡土社会中,他们的口头文学传递着乡土社会的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陇南白马人乡土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不仅仅体现在乡土社会的制度、习俗之中,也通过这些白马口头文学作品表现了出来。《长工和地主》《看蛋的传说》《任得时》等故事都是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民间故事文本,他们通过故事中人物不同命运的展现,实际上表达了乡民们对于故事中的人与事的朴素评判。正是由于白马人的乡土知识、乡土智慧所带来的对于他们底层社会的历史、现实等方面的解释与评判,形成一代代底层意识在口传故事的可靠的阐释和传承。这个“续本”中的138篇故事,带有底层道德训诫意味的就有70余篇,其中以宣扬家庭伦理为内容的故事就多达30余篇。它们从不同的底层社会关系角度,几乎囊括了白马人乡土社会中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亲属关系,张扬了一种朴素的乡土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其中有:媳妇之间的关系(《桂玉枝婚怨》),后娘与继子女的关系(《偏心后娘》《苦孩儿》),兄弟之间的关系(《俩弟兄》《三弟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浪卜山神汉》《任得时》)。这30余篇故事中,“后母型故事”、“兄弟型故事”、“游走型故事”、“奇智型故事”占有较大比例,这些民间故事反映了丰富的底层世俗家庭生活,其中不乏采取对比式叙事方式,将不同性格的人物置于不同命运、环境之中,结局往往是顺应了人们追求真善美的意识或心理,呈现“好人得福”、“恶人终报”的最终结局,贤惠孝顺者得到了上天的恩惠,而逆天行事往往不能长久,使听众(或文本读者)自觉地接受故事中宣扬的朴素的底层是非观念,从而达到故事讲述的伦理教化、道德训诫的深刻效果。

三、民间叙事的地域色彩

陇南白马人的口传故事,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续本”收录的 100 多篇故事,情节比较曲折的并不多,如《老三和玉女》《葫芦油》等。多数故事篇幅短小,或述说白马人历史上的一段奇闻,或述说传说中的神人和英雄,或述说民间才子的风流韵事等等,多是速写或者一个剪影,如《日白匠》《修房不看期》《三个讨口子》《一字值千斤》等,而《山歌缘》《牧羊女》等通篇对歌,情节融入述说歌词里了。这百余篇故事,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叙事中带有鲜明地域色彩和地域幻想。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幻想是一种真正的原始经验,现代生活中的幻想,来源于集体无意识中的神话原型,它们至今仍是人们取得心理平衡和心理补偿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第 13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刘家坪氏人助邓艾偷渡阴平》中的地域描述,具有鲜明幻想色彩,白马氏“头人”是一个幻想的人物,但故事大抵的地域走向基本上与方志史书所述一致。诸如此类的还有《姬约正》《四牙乎》《深沟河惯匪刘万元》等篇,这些故事对于世界的幻想性建构方式,填补了白马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失落所产生的生活真空,满足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缺失感的平衡与补偿。如《白马爷占山》《黑爷》《白人驸马》《金头王御师》等都是带有地域幻想的重要篇章。

“续本”叙事的浓厚情感和陇南特别是文县的历史地域有关。《二郎爷开阴平》虽脱离不了传统汉文化神仙观念和道家说教的成分,但白马人以此生发出来的二郎神形象带有独异的地域特质:已经紧密地和古阴平,这一白马人从古繁衍生息的地域密切联系在一起了。白马人的三眼神崇拜、二郎神崇拜在阴平(今文县)两江、八河、三百六十多条小溪滋润得“青山葱郁”光亮中得到了体现。《借猫传说》在文县铁楼藏族乡的枕头坝、入贡山等村寨均有流传,故事中的“猫”不同凡响,已成为白马河流域白马人凡间社区和上苍仙界(玉皇大帝)之间的信息和理念的传递者。《七嘴山》神奇故事的演绎直接的地域背景就是文县白马山寨的入贡山,那出自入贡